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何思鈞

稗編卷九

明　唐順之　撰

詩二

詩議　　程大昌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

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為作也

一

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

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

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二 南雅頌為樂詩 諸國為徒詩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

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
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
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
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
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
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於是矪命古来所無者以為
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内
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擬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

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南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絶不知其節奏為何音何類其贊頌為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叙載四夷之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傅足其數孔頴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

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辯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茍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三南雅頌之為樂無疑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作為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為作樂在南為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為樂之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四 四始品目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贊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

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辯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

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問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辯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

以為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傅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五　國風之名
出於左荀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為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並前傳不足多辯載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

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
指采蘩采蘋為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
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槩狥
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
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
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
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
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則

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来設使己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緼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為無有則訛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乎

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誤

漢人贅目國風以叅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
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
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親況
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
詩為博士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
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
在燕申生在魯最為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
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為世

所宗轅韓之學絶不能抗則漢世詩泒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自有盖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決決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乎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

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擠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幷后稷平王使王業在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

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絶遠乃欲以百世末學㸃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已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說焉耳矣

七

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斂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太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

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為六盖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中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

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

八 論豳詩 非七月

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

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歛槩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籥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億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豳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絶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

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宜不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歙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篇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篇章而篇章所歙詩也雅也頌也是巳鼎立為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

又惑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已語獨改豳詩以為豳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龡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為斷也

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

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辯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歙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九 辯詩序不出子夏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

受諸聖人喋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
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辯矣予因衆己意而極言之夫
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
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
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
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賔牟
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
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

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辯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

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
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
有之又如緜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
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
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
明辯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底蘊學

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十　辯小序綴語

出於衛宏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

鄭玄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瞱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所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

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葢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黒分矣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為鄭語不俟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

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睟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

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删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删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别著之如今書序之末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剟諸序各

賓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
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　據季札序詩篇次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
畧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
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
辯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
魯之類辯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

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考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閒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名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皆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

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别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别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已例

則自為差戾𦍸札語則有所增溢盖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為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

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考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十三 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

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
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
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采定數故長
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
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
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
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
詩然斷章取義無適𦂳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

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

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玄皆篤鄉傳習至為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何人也若夫鄭玄直指古序以為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

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十四　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末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荅既

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為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紊頌其不為南雅頌而為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

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為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為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為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

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北邊猶指中國為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為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柏離諸篇既徙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别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賔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為之說則不勝

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彼此俱無疑礙故知其為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十五 論南為樂名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

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為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叅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為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况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陜陜外未盡為周周雖欲限陜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蒞邪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

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其方其國甫有其詩則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為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為樂故支離無宿

耳

十六 論關雎為文王詩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為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為作從奏樂言之豈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為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吏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為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

數棠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為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説蓋曰厲王怨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閱牆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為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為誤

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棠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十七 論詩樂及商魯二頌

或曰子以徒詩不為樂則籥章之於豳詩嘗并豳雅豳頌而比竹以歙矣則安得執為徒詩也曰此不可臆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為詩章焉孰適而當為雅孰適而當為頌也廼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

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强以意測也或曰頌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誦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絶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録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為世戒是或自為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

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
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
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
商頌雖賴周太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
集刪次乃為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
今與經文並置學官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相悖也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
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

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為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為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官則於詩序乎何議

詩辯

王直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周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

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内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謡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寛而實嚴若踈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為也柰何秦焔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

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略先儒因其舛謬脫略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己見加之其闕者或偽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

閨門衽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賔容何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為用固亦大矣則其温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删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竪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加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衽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賔容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

人有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鑒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删者又必甚于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盖欲後世誦而知耻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為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是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

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閒也然詩既為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為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屬之何迺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為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

有儀秦之辯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論詩序乖亂　章俊卿後同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

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巳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

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

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

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兎罝之武夫皆好徳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

此為説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辯之據何彼襛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説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

此安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徳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徳變白為黒於理安乎覩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壊於詩序暗昧

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令人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辯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

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

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殽

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

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曄之言為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闕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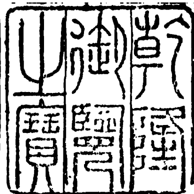
序詩之次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周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詩正風周南召南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與國也諸侯相幷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

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畿内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國故次之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唐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夷狄之化行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人情廹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曹

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之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叙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于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叙於聖人之手哀公十

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葢六十有二年以小雅為周之衰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盛而非衰也以豳為樂而不淫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勤而不怨也



稗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何思鈞

稗編卷十

明　唐順之　撰

詩三

風雅頌之體不同

章俊卿後同

夫子删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輙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巳久矣王室尚可降為

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曽不知聖人删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甞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賛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

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摎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巳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皆道之蓋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

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勲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惑既以

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則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

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肯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説則七月鴟鴞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

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烏乎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卑哉

風雅正變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

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
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磬
之如彼乃使與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
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
雅亦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
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詩為刺厲王犬戎
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為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
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

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幽風何也曰

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者或以為然

正風變風

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為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于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政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為正何也曰在商則為變在周則為正也

毛詩集傳序 論詩之所以為教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

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

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

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

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

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㫖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可言集考　　方回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集前取文公文集語録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

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横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黄谷城黄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㮚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静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

思讀之文公則辯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曾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疑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

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乎旁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

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

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謡爾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賔客邪此二說者内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

公之說也因是遂辯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觀是足矣

辯詩序不可廢 辯朱　馬端臨 後同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

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

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

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

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爾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

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録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

愛桓叔叔段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

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别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説則一舉而歸之

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詖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君憂國不能自已之意令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詖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

秋史也詩文辭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録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録之於經又煩儒

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頳

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

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邪

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

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盪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鄭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

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

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盖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賔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

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

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来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

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

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當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𧈪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囿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

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

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

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

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

至仳離某氏别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

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

予祠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責尚縻閒廩不若相忘

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

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

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栢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

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

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删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盖文公每掊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祗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考之則其辭明而理正盖未見其劣於三百

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録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録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

軼而不録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

其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删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茉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

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

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
立之己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祗見其
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
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
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謷尻高之隱語蔡邕
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
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
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

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訛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附辯鄭夾漈詩傳

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廢齊詩亡以魏魯詩亡以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至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詞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陳氏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

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事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

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辯說詩之失　黄　澤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録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録方周之盛美

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以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論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守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奠世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録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録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

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

其世也

詩顛倒之疑　　章俊卿

李曰詩三百之多本末有顛倒者如載馳之詩衛懿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之詩鄭文公之詩乃在于突忽之前葛藟之詩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豳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前雖其顛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

商頌用韻　　熊朋来

賡歌虞詩也每句有韻五子之歌夏詩也隔句有韻其四兩韻一換商頌商人之詩也詩韻之例盡在是矣那之首章隔句用韻兩韻一換至綏我思成以下又每句有韻篇末别出嘗將二韻結之烈祖以祖祜所酤四韻起中間中錫無疆開下文連句之韻似以三無疆爲之節後之人交互用韻始此商頌多每句用韻玄鳥長發殷武皆然禹敷下土方朱子引楚詞改正方字絶句可謂至當玄鳥五換韻邦畿千里之上疑有逸句來假祁祁之祁當協伽長發前

六章皆每句有韻惟卒章兩韻一換殷武每句有韻惟第四章交互用韻其末別出國福二韻結之五章以翼極二韻起而下文連句有韻卒章又全章連句用韻自後作詩者用韻皆以商頌為格例

